

中
篇
小
说
集

野 猪 场

陈集益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0年

陈集益

作家出版社

中
篇
小
说
集

野 猪 场

陈集益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猪场/陈集益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1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0 年卷)

ISBN 978 - 7 - 5063 - 5579 - 7

I. ①野…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8824 号

野猪场

作 者: 陈集益

责任编辑: 张月寒

装帧设计: 守义盛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206 千

印张: 9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579 - 7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锲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阎晶明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何建明

副主任 侯秀芬 李小慧

委 员 侯秀芬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陈集益，男，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1998年开始写作。2007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国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迄今已在《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天涯》、《山花》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六十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转载、收入选本。2009年获《十月》新锐人物奖。2010年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奖。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

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

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

新一代的生存小说，每一代作家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生存小说。我想，它们已构成了一块新的文学版图。

迄今为止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出版，除一两位外，目前还只是到“七〇”后为止。我知道陈集益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后便到金华、温州、杭州、深圳等各处打工，现在定居在北京。他的创作自然包含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陈集益小说可分为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新一代作家如何进行历史叙事，这是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是，我们只有在历史叙事（广义的过去生活）的基础上，才能拥有深刻的现实表现的能力，于是，下面一个问题便是，进一步的创作发展该往何处去？陈集益小说中的父亲“系列”是他的第一个贡献。如何看待父亲，也就是如何看待历史。中篇《洪水、跳蚤》讲述了父亲的一生。一九七三年的一场洪水夺去了父亲的健康，从此他长期羁留病榻，贫穷、挣扎、谋生成为人生主旋律。那也是陈集益的童年记忆小说。虽然他未必能完整地记得那段历史，但那些最深刻的烙印和生活的氛围必定会留下，化到小说中来。小说中的陈汉民拖着病体几度挣扎失败后，只能存身于阁楼之中，与老鼠、蝙蝠、麻雀、跳蚤为伍，而母亲党小琴为了生存、养活家庭，又被迫与其他男人相好，凸现出了人的无奈与渺小，结尾父亲之死竟然是因为他拒绝进食，要与抓获至瓶中的跳蚤比挨饿的能力，这真是一个反常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一部象征意味浓郁的小说。中篇《城门洞开》是另一种类型的生存小说，由肉体的父亲的描写变为对精神的父亲的描写。父亲陈纪年给他的三个儿子取名为进城、建城、保城，他一生都在跟自己的身份作对，未能如愿后，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接踵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挫败。这是一个流行的故事。大喜，大悲，大希望，大失望，大反复，大跃进，一个人的命运与历史如出一辙。参军，上学，进城打工，是他们改变农民身份的普遍的途径，也是唯一的途径，然而即使进了

城,文化身份的改变还是更难于物质生活的改变。它打破了社会平等的一种神话。最后,父亲“真的疯了”,城门洞开而他却无门可入。陈集益的父亲系列中包含着辛酸与同情,还有历史继承性和一种生命的联系。它采用略为夸张与怪诞的形式,又是为了适当地表达父亲形象中的可怜、可笑,以及可鄙的一面。陈集益小说与众不同的贡献,是它的创作超出了单纯的同情,超出了“苦难叙事”中单纯的揭露或批判,也超出了那些单纯写“代沟”的小说,而是赋予它一种深刻的理解,可以扩大到对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的认识中去。因为除了揭示苦难外(这样的小说已有很多),农民的悲剧,农民改变命运的努力,总是有或可能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另一面。我还注意到陈集益的父亲系列中,都有母亲的形象。写到母亲时,作者心中的痛惜是无条件的,母亲只有善良、付出和牺牲,这也表明了作者与传统的联系。维护母亲的形象也就是维护中国的文化传统。因为这儿,母亲不仅代表着人性中健康的本能,未被扭曲的良知,也隐含着我国悠久朴素的传统。而父亲的形象,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历史。

现在,再简要评论一下陈集益的另一部分作品。陈集益的另一部分的创作写的是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可以称为是现实系列小说。陈集益的生命之根、出发点是在农村,当父亲的“中国梦”逐步变成现实以后,便要和旋变而又不可知的城市建立起一种新的认识关系,独特的情感关系与审美关系,我以为这将是转型期的富有时代特征的一种创作表现。与以往时代都不同,当下的这些年轻人(如陈集益这样的漂泊者)是身份未固定的一群人,他们难以掌握或普遍需要开辟自己的生活,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短篇《恐怖症男人》、《瘫痪》、《告别演出》、《和抑郁症患者在一起》都是表达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瘫痪、抑郁、告别可能便是其中的关键词。一个失业的男子患上了心理的幽闭症,而躲在木箱中不敢见人(《恐怖症男人》),城市建立起了它自己的家

庭标准、社会眼光、价值观和评价体系，它给予人巨大的压力。而《和抑郁症患者在一起》中的年轻人，想逃避这个时代，以至于想要“冬眠”。独特的故事构思，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一般而言，突出构思的小说，通常也就是突出某种思想性的小说。问题是要丰富与不露痕迹地表现出来。中篇《野猪场》便是这样的创作。三个年轻人为了在市场经济下致富，让家猪在山上与野猪杂交而筹建了养猪场，却无法克服驯服、喂养与出售此种杂种猪所产生的一系列波折，其叙事过程本身是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勤劳致富，告诉人要勤劳，却未必多数人能致富。于是，又形成了一个关于杂种野猪、野猪场的寓言。有评论说它反映了一种不祥的欲望，是“欲望化时代与人性的寓言”，其实欲望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欲望实现的途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东西，这就由主观世界走向了客观世界。陈集益创作的特点是：其作品中现实性与寓言性的暗合和联结都是由生活本身所提供的，是流动的生活及其多面性使人产生的联想，而不是模仿前人，刻意地要把它固定下来。其奇特的想象力，总是能和许多具体、精准的生活描写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在当代青年作家中也是至为难得的。

我一度曾怀疑，新一代作家他们是否已丧失了历史叙事的能力？读了陈集益的作品使我释然。也有人感到陈集益创作的“苦难叙事”未免太多了些。记得已故前辈夏衍曾经说，他赞同钱钟书先生的意见，中国文学史其主流，可说就是一部“伤痕”文学史，由此可以想见苦难叙事至少在文学上，永远也不会过时。只是我们要区分不同历史时代的特征与要求，而有深刻追求和新的发现。在历史交接的界面上，我也曾担心，我们是否会迎来一个自私自利、自娱自乐的文学时代？读了陈集益的父亲系列和现实系列，我感到年轻一代的作家仍和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创作散发着社会生动的气韵。文学性并非就是一种有关形态或技巧的要求，它更是一种品质的保证。现在，我们

再也不能容忍那种简单、肤浅,是非分明如同解答一道数学题一样的创作了;再也不会接受那种幼稚的,把主客体分离,或为了突出矛盾冲突而处处把主客体对立起来的表达方式了;如陈集益这样的创作便有了一种复杂的色调和情感。青年作家不缺乏敏感、天赋与才华,如果我们尚未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那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当前这样一个艰难而又曲折前进的历史新时代尚缺乏一种整体的、成体系性的艺术把握。这自然是一个发展的、共勉的话题。

洪水、跳蚤

第一章

长年生病的父亲躺在床上，渴盼着天下大雨。大雨来临之后，他总要叫我和姐姐去河埠头看看洪水来了没有。洪水是可怕的，泥沙俱下，骇浪涛天，在倾斜的河床上如游龙翻滚。村里人站在高高的山坡上，他们的心情跟父亲恰恰相反，洪水溅起的浪花和拍击河岸的巨响，让他们担心灾难的降临。

他们回忆起了一九七三年的那一场洪水，金塘河两岸的稻田被洪水淹没，洪水冲毁了桥梁，漫到了村子里，酱色的浑水里漂浮着动物的死尸，庄稼的秸秆，支离破碎的木头，还有人畜的粪便。那一场洪水把我们村里的十五头猪、四头牛、三口人吞进了肚子，若干天后他们在下游的水库里浮了上来。可以想象，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哭声在水库边的油泥里打滚，使平静的水库不再平静。那一场洪水被村里人口

口相传。

那一年，我三岁。我的父亲就是我们村那三个被洪水冲走的人之一。母亲得知父亲落水的消息后，一手拉起比我大四岁的姐姐，一手抱起年幼的我，一路上，母亲的哭声、身体的战抖比凶猛的洪水更叫我恐惧。我是在母亲的喘息和自己的哭泣声中睡着的。睡着之后，母亲将我用一条破烂的围裙捆绑在她的背上。此后的景象，我如同在一条漆黑的隧道里穿行。

父亲是落水者当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在急速的洪流中抱住了一根圆木，直至河流的拐弯将他送到了河心的一块岩石上。父亲在这块被洪水包围的岩石上，在饥寒交迫中和芦苇丛里的水蛇、蚊子、疲倦战斗了三天两夜。当洪水消退，父亲被人从岩石上救下来，他已经站不住了，腿软得像两截腐烂的肠子。更要命的是，父亲的肺被冻坏了。他虽然没有死，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汹涌的洪水在他的胸腔里继续泛滥成灾。他咳嗽、哮喘，呼吸困难时，只好蹲在路边，眼睛翻白，满头大汗，嘴角挂着黏糊糊的痰。

父亲的病让他挣不到工分，家境一日不如一日。从三岁到分田单干，其间正是我记事的开始。我记得父亲半夜的咳嗽怎样将我吵醒，他的头从床沿上垂挂下去，脖子伸得笔直，母亲不安地拍打他后背上的骨头。父亲需要很多的力气和很长的咳嗽，才能在声嘶力竭之后吐出一口痰。他每吐出一口，就像打完一场战争，他告诉母亲窒闷的胸口舒畅了，他没事了，劝母亲躺下睡觉。母亲等了一会儿，然后才熄灯睡觉，不料光亮一消失，父亲的咳嗽就像黑暗卷土重来。父亲常常因为怕吵醒我们而将自己憋得身子发抖。

父亲不得不相信医学的力量。他开始服输，习惯别人的目光，此后看病、吃药成了他活下去的重要前提。我家的抽屉里

逐渐塞满了父亲吃剩下的药瓶、药盒，厨房里飘浮着草药的怪味。一段时间之后，父亲的病却不见断根。由于经济拮据，父亲决定让母亲自学注射，这样可以省下不少费用。母亲的双手是干粗活的，当她拿起小小的针筒，颤抖的手如同狂风中的枯枝，她没有勇气将尖利的钢针扎向丈夫的皮肉。

我的父亲软硬兼施，百般诱导，将裤子一遍遍褪到臀部以下。他的不厌其烦和不怕流血的决心感动了母亲，母亲在父亲的指挥之下寻找钢针落脚的地方。尽管父亲的屁股已经被赤脚医生扎得稀巴烂，但是母亲在几个肿块之间还是找到了一处柔软的组织，她将手中的钢针瞄准了那个地方。最后，我看见大汗淋漓的母亲将针扎了过去。在那个瞬间，父亲做出了痛苦的表情。

没有想到母亲自学注射的第一针，针就断了。父亲扭身拔出了弯曲的针头，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母亲却跑到一边，伤心地哭个不停。

一九七三年的洪水夺走了父亲的健康，给我们家带来了疾病，疾病又给我们家带来了痛苦。紧随而来的是贫穷，贫穷比疾病更可怕。我们的肚子终日饥肠辘辘，唧唧咕咕的声音听起来像一首歌曲，却是对肉体 and 意志的双重折磨。饥饿成了一家人最大的敌人……

或许是事物之间都存在辩证关系，父亲的脑子在他的体力衰退之后，似乎变得更加活络了。关于这一点，连村里人都看出来了。当父亲提着篮子，在一些别人没有想到的地方摘回来鲜嫩的蘑菇或者可口的野菜，人们会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我们怎么就没有看见呢？

父亲一面要与疾病作斗争，一边还要与饥饿去搏斗。父亲在无米下锅的窘迫里，拿一根玉米秸咬一口，尝尝是甜的，就

递给孩子，总算心里好受一点。还有南瓜叶、番薯藤、芭蕉头，一度成了我们家做泡饭的材料。我记得我家屋后的水坑旁边原本有一片芭蕉林的，后来芭蕉林渐渐死光了。原来是父亲背着村里人把芭蕉树挖起来，切下头吃了后，又把秆子栽在泥巴里。

记忆中，只有家中来了亲戚，才会吃到一顿有油的菜。那油不是猪油，是平时舍不得吃的菜油，菜油是油菜籽榨的。但家中来了亲戚，往往会带来一包鸡蛋糕，或者一瓶罐头。它们的到来让我心旌摇曳。我真不敢相信世上竟有如此美妙的食物，以至现在我还经常到小店里去买鸡蛋糕和罐头吃，但现在的食品再也不复当年正宗了。

最难忘的是那些吃到肉食的日子。这样的日子除了过年过节、红白喜事，往往遥遥无期——然而，我们还是吃到了肉食。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一顿突如其来的肉食犹如不请自到的远房亲戚，简直叫人没有心理准备。那时候，我们的面容与其说是面黄肌瘦的，不如说是眼放绿光、面露贪婪的。我还记得这样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家的屋檐上出现了一只黑黄相间的公猫。它像天外来客只停留了片刻，然后消失在高高耸起的宗祠屋顶。父亲在它离去之后，显得魂不守舍。他拖着病躯，向人打听猫的去处，村里人的回答让他断定这是一只从外村跑来的猫。

接下来的一天，父亲倒腾起了一副绳套，一天里他的牙齿数次咬破了腮帮子，鲜血直流，他激动地说：“牙齿咬到腮帮子，有肉吃，有肉吃。你们不想吃肉吗？”

此时的父亲俨然成了村里的一个游魂，父亲已经在打那只猫的主意了，而我竟然蒙在鼓里。当我和姐姐在一肚子植物纤维的安慰下沉入梦乡，我的父亲却爬到了自家的屋顶上。屋顶上寒风呼啸，父亲忘记他的疾病了，他像老妇哭丧那样学起了

母猫发情时的叫唤。他的叫声那么难听、凄厉，以至半个村子的人以为听到了鬼叫。

盘旋在村庄上空的猫叫和回荡在村里人心中的恐怖感，一直持续到那只不明身份的公猫情欲勃发，死在父亲的绳套之下。到这时，我和姐姐被父亲叫醒了。那只公猫赤身裸体，发达的肌肉就像火焰一样红彤彤。不一会儿，这团火焰被一只乌黑的锅盖压在了铁锅里，锅盖底下冒出了热气。父亲说：“如果再逮上一条五步蛇就好了，咱也炖上一锅‘龙虎斗’吃。”

但是，这已经很让人激动了！我和姐姐围坐在炉火熊熊的灶台旁，口水流到了脖子上，肚子就像油煎一样难受。我们问父亲还有多久才炖熟，父亲说：“还没有放盐呢。”我们又问，父亲说：“还没有放酱油呢。”当我们再问时，父亲终于说：“让我揭开锅盖看看。”当他揭开锅盖时，我们的鼻子好比掉进水中的快要死的鱼，连着打了许多喷嚏。

父亲用筷子为我们分别夹了一块猫肉，父亲对我们说：“吃吧，吃吧，吃完了把骨头吐在空碗里。”

常年不能挣工分的父亲，因为这次为家里人逮住了一只猫吃，表现得有些亢奋，好比为自己争了一口气。可母亲的态度却是冰冷冷的。就在我们要大吃猫肉的时候，母亲的声音从卧房里传了出来：“汉民，要吃你自己吃吧！猫有九条命，吃了过不了‘奈何桥’，小孩不要吃！”

母亲的话夺下了我们吃到嘴里的猫肉。我当即哭了起来。谁还能记住人不可以吃猫肉的古训？

这就要说到父亲下河捕鱼的情节了。因为在吴村，似乎只有金塘河里的鱼，是父亲力所能及、仿佛随时就能抓在手中的美味佳肴。

是的，父亲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村里有名